

關竅噉塞物欲騰踐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為以壅閉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及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達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挽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觀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及為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而爭與此來官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眾宜眾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規矚噉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覆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而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而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術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顯

同珍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附卷一 谷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長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荅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荅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蹈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遠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攝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攝未嘗

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蓋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

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據謂剪齊須鬢以滅老賴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誠猶取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為天下之功賢人者聖

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為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

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為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為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我不得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究神皆滅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真語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滅滅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極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躡

寂踏河湯失其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免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類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笱罾探獵之士莫用巧事於談說乎

膚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曾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所猶事賦烟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

威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躡於竅水躡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蹈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僕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賊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賊可照漢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墓之逐路河是皆認迹以為其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况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為闢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為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履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開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墮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路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殲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六